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Они сражались за Родину

# 他们为祖国而战

[苏] 肖洛霍夫 著 李永全 译

東方出版社



# 他们 为祖国而战

[苏] 肖洛霍夫 著  
李永全 译

После ужина весь летный состав, как всегда, выехал ночевать. Значит,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чудесный июньский день. Я вспомнил, как завтра утром встретил ее с девушкой, Катей Ефремовой. Маленького росточка, но по-крестьянски [苏] 肖洛霍夫 著 с первой нашей встречи пришлось мне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Еще тогда, когда я встретил ее на земляных работах по выравниванию аэродрома, я привел ее к полету и долго с ней беседовал, пока не улетел самолет. После этого мы встретились вместе, и этот вечер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хорош! Вот уже третий день я работаю на деревенской улице, а расставаться мне приходится с девушкой. — Пора тебе, Васька, — сказала девушка. — Надо идти, время позднее, тои и самолеты наши с задания возвращаются!



Они сражались за Родину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苏战争文学经典精选/[苏]康·西蒙诺夫 肖洛霍夫等著  
李永全 孙凌齐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4

ISBN 7-5060-2198-6

I. 俄… II. ①西… ②李… III. 小说-作品集-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5482 号

**俄苏战争文学经典精选**

E SU ZHANZHENG WENXUE JINGDIAN JINGXUAN

[苏]康·西蒙诺夫 肖洛霍夫等著 李永全 孙凌齐等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9

字数:2568 千字 印数:1-200 册

ISBN 7-5060-2198-6 定价:490.00 元

(附赠《第二次世界大战全景纪实》多媒体光盘 12 张)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出版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距今已经60年了。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受害国、参与国和胜利国之一，我国人民和军队为抗击法西斯主义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做出了巨大牺牲，最终取得了抗击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

为了记录人类历史上的这场巨大灾难，再现先烈们为抗击法西斯侵略者而谱写的英勇诗篇，纪念这场人类历史上正义战胜邪恶的巨大胜利，我们精选出了反映正义之师英勇抵抗并最终打败法西斯分子的战争小说，编辑成这套战争文学经典重读系列丛书，以此表达我们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念，对世界各国人民和军队做出的牺牲和取得的胜利的崇高敬意。

丛书第一辑有苏联作家康·西蒙诺夫的战争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一个夏天》和他的另一部长篇《日日夜夜》，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和《一个人的遭遇》，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曾获得“苏联英雄”和“俄罗斯英雄”称号的著名独臂飞行员伊·安·列昂诺夫的自传《独臂长空》，以在中国流传甚广的女英雄卓娅故事为原型的电影文学剧本《丹娘》。这些书从不同侧面记录和表现了俄苏人民和军队前仆后继、顽强战斗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真实和精神风貌，成为反映战争真实、激励后人顽强战胜各种困难的宝贵文献或艺术珍品。希望这套系列丛书的出版能够对中国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中国读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和教育价值。

2005年2月

## 中译者序

他们为祖国而战

Tamara Kuznetsova

《他们为祖国而战》是苏联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肖洛霍夫构思的三部曲长篇小说。

目前流传于世的《他们为祖国而战》是肖洛霍夫在世时发表的各卷有关章节。有些章节是在战争年代写作的，而有些章节则是在战后创作的。1943年至1968年期间，这些章节先后在报纸上发表。肖洛霍夫在世时，完成于不同时期的各卷的章节就曾经汇编成册，以《他们为祖国而战》的书名出版。虽然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但却在读者中引起极大反响，读者期待这部长篇巨著能够早日问世。

遗憾的是，肖洛霍夫在世时没有完成这部长篇巨著，甚至连一卷也没有写成。

对此，文学评论界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和猜测。有人认为，肖洛霍夫的创作源泉已经枯竭，没有能力完成这部巨著。肖洛霍夫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最近撰文指出，这种解释与事实相差甚远。肖洛霍夫主观上完全有能力完成这部小说的创作，他具有足够的天才、勇气和素材，是客观现实影响了这部巨著的问世。

应该说，虽然这部长篇巨著没有完成，但《他们为祖国而战》仍然不失为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品。这部小说曾经被苏联电影工作者搬上银幕，并获得巨大成功。

《他们为祖国而战》曾经出版过不同的版本。小说描写的是卫国战争初期苏联红军战略退却过程中的故事。有些版本还包括一段描写和平时期生活的章节。但是由于反映和平时期生活的内容太单薄，只占全书篇幅的三十分之一，与反映战争场面的全书难以融为一体，于是有些版本干脆删掉关于和平时期的内容。

2001年，俄罗斯心声出版社在肖洛霍夫逝世（1985年）后出版的《他们为祖国而战》增加了肖洛霍夫在世时没有发表的部分反映和平生活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从而使这部作品更加丰满。新增加的部分主要描写契尔诺亚尔斯克机器拖拉机站总农艺师尼古拉和哥哥亚历山大将军重逢的情节。亚历山大是从沙皇旧军队投奔苏维埃政权的军官。他在苏联大镇压时期蒙受不白之冤，被流放到集中营，受尽磨难。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战争前夕他被释放，即使在集中营，他也从来没有对苏维埃政权，对自己的信仰失去信心。他期待着走上前线，效忠祖国。

小说描写的不是苏联红军大举进攻的宏伟场面，而是红军退却过程中，准确地说，是溃败过程中的场景。但是，读者读完亚历山大和尼古拉在池塘边的对话，了解了退却过程中红军战士的精神面貌后，没有人怀疑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会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肖洛霍夫的继承人对本书在中国出版给予了积极的配合，本书翻译过程中还得到了郑明、敬卓、丛林同志的全力协助，在此谨表谢意。

译者

2004年10月于莫斯科



他们为祖国而战



拂晓前，一阵阵浓郁而和煦的春风从南方吹向宽阔的干谷地。

路面上，融化过的雪水在夜里结成薄冰，此时开始徐徐解冻。沟壑里，斑斑点点的残雪在夜里连成冰片，此刻开始咯吱咯吱地塌陷。漆黑的天空中，一团团乌云像黑色的船帆，被风吹得倾斜着，贴近地面向北方飘去。数不清的野鸭、天鹅和大雁，早已无心在半路等待天气回暖，顶着潮湿的空气，张开双翅，欢叫着穿过凝重的、缓慢漂浮的乌云，向永久栖息地急速飞去，在空中留下轻快的喧嚣。

日出前，契尔诺亚尔斯克机器拖拉机站的总农艺师尼古拉·斯特列里佐夫就醒了。百叶窗发出悲切的咯吱声。烟囱里隐约传出风的尖叫声。屋顶上没钉牢固的铁皮噼啪响个不停。

尼古拉躺在床上，两手放在脑后，凝望着朦胧的天空，倾听着拍打房屋墙壁的风声和身边熟睡的妻子像孩子般均匀而平静的呼吸声。

过了不久，屋顶上传来滴滴答答的雨点声，风逐渐静下来，水顺着排水管哗哗流着，浑然地倾泻到湿漉漉的地面上。

睡意完全消失。尼古拉爬起来，光着脚轻轻地踩着吱吱作响的地板，走到桌子前，点着灯，坐下来吸烟。从草率铺成的地板缝里不时冒出彻骨的寒气。尼古拉笨拙地盘起长腿，将坐姿调整得舒服些，然后开始倾听下雨的声音：雨没有小，而是越下越大。

“太好了！田里更湿润了。”尼古拉满意地想，决定一大早就去大田里，看看“共产主义之路”集体农庄的越冬作物，顺便再瞧瞧秋耕地。

他抽完一支烟，穿好衣服，穿上短胶靴，披上帆布雨衣，可就是找不着帽子。他在昏暗的过厅的衣架上、柜子后面、桌子底下翻找一阵。他回到卧室，悄悄地走到床边，站了一会儿。奥丽佳面朝

墙熟睡着。她那淡黄色的头发，乱蓬蓬地散落在枕头上。睡衣雪白的吊带，几乎碰到那块圆圆的褐色胎记，深深地嵌进黝黑而丰满的肩膀。

“她没听见下雨，也没听见刮风……一个心地无比纯洁的人，睡得异常香甜。”尼古拉一边想，一边爱恨交加地望着妻子的侧影。

他又在床边站一会儿，闭上眼睛，心里隐隐作痛，想起一些不连贯的，或许并不鲜明的一桩桩幸福的往事。他全身心地预感到，那种平静的快乐，诸如黎明前的春雨，扫荡冬日萧条的强劲春风，以及集体农庄即将开始的艰苦而愉快的田间劳动，正无情地悄然离他而去……

尼古拉光着头来到门前的台阶。听到野鸭扇动翅膀的声音在黑暗的天空中回荡，他不再像以往那样感到心旷神怡，听到传向神秘远方的雁群的相互呼叫声，他也不再像猎人那样激动不已。他望着妻子亲切而又陌生的脸，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丝不快。此刻，斯特列里佐夫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变了。一望无垠、生气勃勃的世界在他的眼里也面目全非……

雨越下越大。它像在夏季一样，倾斜着、密集地从天而降，慷慨地浇灌着大地。尼古拉光着脑袋，任凭风雨的吹打。他贪婪地翕动鼻孔，期望闻到解冻的黑土淡淡的香味，结果很失望，——冰冷的土地没有气息。就连隆冬之后的第一场雨，在黎明前的朦胧中也没有生气，没有颜色，缺乏春雨特有的淡淡的香气。至少尼古拉觉得这样。

他把雨衣的帽子拉到头上，向马厩走去，打算给马添加草料。这匹马老远就嗅出主人的气味，低声嘶叫起来，迫不及待地倒换着后蹄，用马掌敲得地板咚咚响。

马厩里很暖和，也很干爽，散发着久违的夏天的气息以及草原

干草和马尿的味道。尼古拉点着马灯，把干草放进饲料槽，摘下头上的雨帽。

黑马独自呆在昏暗的马厩里很寂寞。它漫不经心地闻闻干草，打了一个响鼻，然后向主人伸过头来，用缎子一样细腻的嘴唇小心翼翼地接近他的面颊，当它柔软的鼻尖碰到主人的硬胡子时，又不满地打了一个响鼻，把咀嚼干草的气息热乎乎地喷到主人的脸上，并顽皮地嚼起雨衣的袖子。斯特列里佐夫情绪好时，总愿意跟马说说话，欣然接受它的抚爱。可是此刻他没有心情。他粗暴地把马推开，向门口走去。

黑马并没有发现主人情绪不好，又顽皮地转身，用屁股拦住马厩出口。斯特列里佐夫反常地用力在马背上打了一拳，嗓子嘶哑地嚷道：

“玩疯了，滚蛋！……”

黑马全身打了个寒颤，后退一步，不安地倒换着蹄子，怯生生地贴到墙上。尼古拉为自己无缘无故发火感到害臊。他拿下挂在钉子上的马灯，没有熄灭它，莫名其妙地把灯放在地板上，自己则坐到摆放在门口的鞍子上，点烟吸起来。过了一会儿，他低声说道：

“嘿，对不起，老弟，生活中什么事没有啊……”

黑马突然低下脖子，鼓起发亮的紫色眼球，看看垂头丧气地坐着的主人，然后懒洋洋地开始咯吱咯吱地嚼起干草来。

马厩里凄凉地散发着枯萎的草原野草味儿，蒙蒙细雨像在秋天一样淅淅沥沥洒落在芦苇屋顶上，天空中出现了灰蒙蒙的曙光……斯特列里佐夫垂下头，两肘沉重地支在膝盖上，久久地坐在那里。他不想回到妻子睡觉的屋里，不想看她那披散在枕头上的微微卷曲的淡黄色头发和黝黑的肩膀上那块熟悉的圆胎记。在这个马厩里，他似乎感觉好受些，安静些……

他推开门时发现，天几乎全亮了。光秃秃的杨树上空笼罩着一团团灰蒙蒙的迷雾。机器拖拉机站的房子和远处依稀可辨的村庄，淹没在苍茫的烟雾中。经历严寒的白色洋槐的细小枝条在风中颤抖。一阵异常凄凉的鹤唳声突然打破黎明前的寂静，从九霄云外传到地面。

尼古拉感到一阵心痛。他敏捷地站起来，久久地倾听着逐渐消失的鹤群的哀鸣，然后像在梦中一样低沉地呻吟起来，自言自语地说：

“不，我再也受不了啦！我应该跟奥丽佳彻底摊牌……我再也受不了啦！我不能再这样过下去啦！”

充满痛苦和嫉妒情绪的尼古拉·斯特列里佐夫，就这样闷闷不乐地迎来了春回大地的第一天。同一天，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在离尼古拉家不远的一个小土丘上，第一棵小草的第一片幼芽破土而出。小草淡绿色的锋芒，刚刚刺穿一片秋天残留的腐烂的槭树叶，又立刻被落下来的雨珠压弯。可是不一会儿，一阵南风贴着地面吹过去，把那片无生命的槭树叶化为潮湿的尘霄，那滴雨珠抖动一下，也滚落到地上。于是，小草战栗地抬起头，挺直身子。在这广阔的地面上，它显得孤独、可怜、不引人注目，但它却顽强而贪婪地追求着生命的永恒的源泉，追求着阳光。

麦草垛旁边的土地还没有完全解冻，一台“契特泽”牌拖拉机做一个急转弯的动作，左边的履带把混杂着稀泥和麦草的冰块弄得四处飞溅，拖拉机想向前驶，可是一开始就陷在那里。它越是挣扎，在黑色的稠乎乎的泥浆里就陷得越深，最后终于停住了。青烟笼罩了拖拉机，又弥漫到褐色的庄稼上。发动机减慢转速，熄火了。

拖拉机手向拖拉机队休息的车厢走去，吃力地把脚从泥浆里拔

出来，边走边用棉纱头擦手，嘴里不停地骂骂咧咧：

“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伊万·斯捷潘诺维奇，今天还不能开耕，——你看，拖拉机陷住了吧。现在只有鬼才能把它拉出来！要忙到天黑了。”尼古拉怒气冲冲地说，不时拈拈小黑胡子，脸上带着烦恼，瞧着拖拉机站站长那红润的脸庞。

站长只是伤心地哼了一声，什么也没有说。直到走近车厢，他才从一旁和蔼地看一眼尼古拉说：

“别难过了。犯不着为一些小事儿烦恼。你那台拖拉机陷不住，不是什么大事！天黑前大伙儿准能把它拉出来。后天我们再试试。俗话说，试试不吃亏。早晚要开犁，难道要等到干得能刮起灰沙吗？你到秋播地去过吗？”

“四五天前去过了。”

“那边情况怎么样？”

“不错，庄稼长得可以。下边，在光谷地附近，有一部分庄稼被水淹了。”

“多吗？”

“不多，很少，不到两公顷，不过得补种。我再到那边去看看。后天你也别想开犁，伊万·斯捷潘诺维奇！我知道你很固执，可是土地并不会因为你的性格就干得快些。我要是你的话，就把两台履带拖拉机调到‘曙光’集体农庄去。你也知道，那边是灰沙土，可以放开胆子耕。”

“那不是转场吗？那不是浪费燃料吗？你别对我说这些！笑话，为了两天时间，把拖拉机调到12公里外干活！如果这么办了，在区委会上，我会被围攻的！他们会说我不懂得及时安排力量，说我考虑不周，各种罪名都会落到我的头上！不，关于转场的问题，我连听都不想听。”



“你的意思是宁可让拖拉机停在这里窝工吗？”

站长皱起眉头，默默地摆摆手，表示谈话到此结束。他加快脚步，不想再听尼古拉说新理由。可是尼古拉赶上他问：

“你怎么不回答呀？保持沉默不等于有理。”

“我该说的话都说完了，你别到队里去挑起辩论。”

“好，听你的，我们把辩论改到别的地方进行。”

“改到哪儿？”

“哦，改到区委吧。”

站长性情急躁，但为人厚道。这一次他声音洪亮地哈哈大笑起来，用肉乎乎的手掌拍拍尼古拉的肩膀：

“哦，你真是急性子，尼古拉农艺师！你知道人们怎样对待性子急的人吗？对了，就是这样！你去试着敲敲区委的门，在那儿首先挨一顿臭骂，接着，我告你越权，干涉我的行政工作。怎么样？”

为人随和的站长的宽厚态度总是能够使脾气急躁的尼古拉解除武装。虽然尼古拉没有理会这个玩笑，但是已经心平气和地说：

“我没有干涉，我只是劝告……”

可是站长打断他的话：

“主要是别激动。你这样瘦弱的身体，激动是有害的。”

不过，他看到尼古拉皱起眉头，就不再开玩笑，一本正经地说：

“鬼知道，也许你是对的。我再想想，跟队长商量商量，如果真是那样，如果真能办到，我们就连夜把拖拉机调到‘曙光’去。那边肯定可以开犁。不过，我想，罗曼宁柯自己在那里应付得了。打个电话问问他，是准备开犁，还是正举棋不定呐。”接着，他对走来的拖拉机手责备地摇摇头说：“嘿，费多尔！费多尔！你这个

宝贝，真有你的，怎么让拖拉机陷到那儿了！你还当过坦克手和军事训练的标兵呢……”

拖拉机手费多尔·别里亚文难怪被朋友戏称为“黑甲虫”：黑皮靴、黑棉裤、宽肩的黑棉袄、黑棉帽，帽顶用的都是黑皮，黑色的额发潇洒地从帽子边上垂下来，黝黑的脸上抹得全是洗不净的煤烟和机油——这一切都准确无误地印证了他的绰号。

他嘲弄地眯缝着眼睛，蓝色的眼白和白得发青的牙齿闪闪发光。只听他回答说：

“是托你的福给陷住的，伊万·斯捷潘诺维奇！我们大家，无论队长，农艺师，还是所有的拖拉机手，都跟你说拖拉机还不能下田，可能说服你吗？你是一个心眼要试试看。现在让你去欣赏它，帮我们把它拉出来吧。你有的是力气。你自己长得就像一台‘契特泽’。一冬天保养得不错嘛！”

“哭鼻子了！”站长不急不火又有些轻蔑地说。你在这里掉眼泪，姑娘们还把你看成英雄呐。她们真是看错人了，我想……我们去看看，你是怎么把它陷住的。

他们两人向拖拉机走去。队长和两个拖拉机手也跟去了。尼古拉很不情愿地朝废旧车厢走去，那匹黑马就拴在车厢旁。他不愿意离开拖拉机队，在队里心情要好些，——置身于人们中间和工作中，比较容易忍受心头的痛苦。然而，他又必须去看看周围几个集体农庄秋播作物的长势。于是他沿着被人踩过的、枯萎的草地，慢腾腾地走着，眼睛望着脚下，徒然地努力驱散重新回到脑海中的关于妻子的念头，关于她跟男教师尤里的关系，以及近来压在心头的所有耻辱和痛苦。这些念头日夜萦绕在脑海中，妨碍他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早饭吧，斯特列里佐夫同志！我的粥煮



得可香了，您恐怕一辈子都没尝过！”拖拉机队的女炊事员玛尔法，看见尼古拉·斯特列里佐夫沮丧地驼着背在田间的灶旁走过，大声地同他打招呼。这座田间炉灶离车厢不远，是一个会建炉灶的拖拉机手精心砌成的。

尼古拉感激地向他点点头，勉强地笑着说：

“那就盛点吧，玛尔法，说不定晚上来不及回家。”

他在车厢最下面的台阶上坐下来，从女炊事员手里接过一钵子热气腾腾的粥，这才想起从昨天早上起就没有吃东西。可是他刚吃了几口可口的略带串烟味的稀饭，就把钵子放在地上，又从很旧的皮烟盒里抽出一只揉皱的烟卷，在这个早晨也不知这是第几次了……



已经5月底了，尼古拉家里一切都没有变化。在奥丽佳和尼古拉的共同生活中出现了某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夫妻关系发生了看不见的裂痕，关系逐渐变得紧张、压抑。半年前尼古拉夫妇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关系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昔日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逐渐消失，晚上夫妻俩亲密地说悄悄话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他们俩都没有愿望交流自己的烦恼和牵挂，不愿意分享彼此在工作中遇到的欢乐与忧愁。与此同时，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为一点儿小事而突然发生激烈的争吵，争吵起来，如同点燃的干柴遇到风吹，越烧越旺。即使偶尔出现短时间的和解，也不能使双方感到丝毫的轻松和安慰。暂短的平静很像敌对双方的和解，既不能消除双方的警惕性，也不能消除双方内心深处的彼此敌意。

夫妻关系变冷，刚开始还很难觉察出来，但这种冷漠越来越严

重，可怕的是，久而久之变得习以为常了。冷漠渗入生活，逐渐变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双方对这种状况都觉得无能为力。尼古拉在生理上有时觉得，似乎自己很长时间都生活在没有取暖设施的房间里，经常有一种到阳光下取暖的强烈愿望。

他从旁人的角度观察自己，发现自己无论在工作单位，还是在家里，都变得缺乏自制力，非常容易发火；在与人的交往中，他日益感觉到自己缺乏耐心，经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而从前他不是这样的人……不仅如此，他在奥丽佳身上也发现了这种性格上的变化。所有这一切使他们之间很容易发生偶然的口角，而且这种口角最后必然发展到争吵。

在痛心和痛苦的期待中，他觉得奥丽佳在日益疏远他，越来越远。他已经既不能温柔地回应她，也不能收回她的心。正是这种无能为力和无法改变现状的感觉，正是这种对即将来临的摊牌结局的痛苦期待，使他们觉得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非常沉闷，沉闷得简直无法忍受。

从春天起，奥丽佳就经常以快要考试为借口，不是在学校，就是在在一位女教师朋友那里消磨每天下午的自由时间。她几乎不管孩子，把孩子完全交给姥姥照看。尼古拉则无须寻找借口，也尽量少回家，他有很多工作：春耕，选种，播种春播作物，然后又播种中耕作物，关照休耕地和田间除草。所有这些工作占用了他的全部时间。早上，他经常是带着轻松或痛苦的矛盾心情离开家，深夜才回家，这时奥丽佳已经批改完作业躺下睡了。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减少冲突。但是，由于他们相互躲避，内心深处害怕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迟迟不能进行决定性的谈话，从而加剧了相互之间的折磨，彼此越发对家庭状况不满意。

显然，奥丽佳和尼古拉都对两人关系的破裂感到痛苦，虽然两